

比较视野下欧亚地区国家 政治经济的特点及影响因素

赵会荣

【内容提要】 过去 30 年欧亚地区 12 个国家基本完成了民族国家构建的任务,制度转型经历了制度建立、制度建设和制度调适三个阶段,当前的核心任务是国家发展和治理。在转型与发展的过程中欧亚地区国家形成了自己的政治经济特点。政治特点主要包括:政体多样化;政治发展不同步;政权具有混合性与不均衡性;政治进程互为镜像,相互影响;国家治理水平有待提升。经济特点主要包括:经济增长受危机影响波动幅度较大,年均增速较低,轨迹相似;多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提升有限,彼此间差距逐渐拉大;经济结构的原料化特征显著,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处于中低端位置;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多元化并行发展,融入世界经济的程度不高;人口变化和劳动力移民对经济影响较大;可持续市场经济水平提升有限。历史、文化、社会、精英、外部环境和地理气候等因素对于上述特点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归根结底是实现民众福祉的手段,转型的每一步都需要考虑本国国情、历史经验以及民众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宜稳妥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尽可能降低社会成本。欧亚地区国家下一步的发展重点应放在促进国家安定、社会有序、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改善民生方面。

【关键词】 欧亚地区 制度转型 政治经济特点

【基金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 2021 ~ 2025 年创新工程项目《“一带一路”框架下乌克兰发展战略研究》。

【作者简介】 赵会荣,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乌克兰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苏联解体后,后苏联地区出现 15 个独立国家,其中波罗的海三国因已加入欧盟和北约一般被列入欧洲国家范畴,其余 12 个国家的情况有些复杂,不

同国家和机构对它们的分类不完全一致^①。本文称这12个国家为欧亚地区国家,包括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②、中亚五国和外高加索三国。对于中国来说,欧亚地区既是毗邻本土北向和西向重要的战略合作空间和安全合作空间,也是“一带一路”框架内重要的经济合作空间和人文合作空间,与中国的稳定、安全和发展息息相关。如今,欧亚地区国家独立已近30年,它们的政治经济有怎样的特点?彼此之间的共性与差异如何?这些特点是由哪些因素促成的?为什么它们的发展和治理整体上滞后于苏东剧变后的多数中东欧国家^③?厘清这些问题有利于处理好中国与欧亚地区国家的关系,也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和相互借鉴。

一 政治特点

欧亚地区国家独立30年可粗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核心任务是民族国家构建和制度转型,第二个阶段的核心任务是国家发展与治理。也有学者将第二个阶段称为第二次转型。应该说,欧亚地区国家已基本完成民族国家构建的任务,并且以法律文本的形式确认了制度的转变。各国政治转型的起点是相似的,可追溯到1985~1991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从观念

^① 中国外交部和商务部都把波罗的海三国列入欧洲范畴,对三国的的工作放在欧洲司。在中国外交部官网,国家按照亚洲、非洲、欧洲等分类,中亚五国和外高加索三国被列入亚洲国家范畴,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摩尔多瓦和波罗的海三国被列入欧洲国家范畴,没有设立欧亚类别。不过,在组织机构一栏除设立亚洲司和欧洲司外,还单独设立了欧亚司,主管除波罗的海三国外脱离苏联独立的12个国家的外交工作。对波罗的海三国的外交工作则由欧洲司负责。在中国商务部官网,驻外经济商务机构一栏除了设立亚洲地区、西亚非洲地区、美洲大洋洲地区和欧洲地区,还设立了欧亚地区,覆盖除波罗的海三国外脱离苏联独立的12个国家,波罗的海三国则被列入欧洲地区。内设机构除了亚洲司和欧洲司,还单设了欧亚司,主管除波罗的海三国外脱离苏联独立的12个国家的工作。对波罗的海三国的相关工作则放在欧洲司。在俄罗斯外交部的官网,组织机构一栏分别列了独联体司、欧洲司和亚洲司等,白俄罗斯、摩尔多瓦、乌克兰、中亚五国和外高加索三国被列入独联体司,波罗的海三国被列入欧洲司。在美国国务院的官网,组织机构一栏分别列了非洲事务局、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局、欧洲及欧亚事务局、近东事务局、南亚和中亚事务局等。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摩尔多瓦、外高加索三国以及波罗的海三国属于欧洲及欧亚事务局,中亚五国属于南亚和中亚事务局。

^② 也有国内外学者称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摩尔多瓦为新东欧国家。

^③ 此文中所述中东欧国家指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塞尔维亚、黑山、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北马其顿、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共16个国家。

变化和发展方向的角度看,各国独立后基本都经历了从模仿西方民主制度到辩证看待西方民主制度并坚定信念探索适合本国国情政治制度的转变。

(一) 政体多样化

在政治制度建设方面,各国大体上经历了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的破旧立新、90 年代中后期的制度建设和 21 世纪的制度调适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建国与立制同时开启,各国都争先恐后地破除旧制度并按照三权分立原则建立新制度,但很快陷入了各种危机,有的国家陷入宪法危机,有的陷入总统制还是议会制的政体之争,有的陷入总统、总理与议会之间的权力之争,还有的陷入亲俄派与亲欧派之间的路线之争,个别国家甚至还出现了选择宗教世俗化还是政教合一的发展道路之争。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多数国家确立了总统制,个别国家选择总统议会制或半议会制。无论各国确立了何种政体,总统都拥有比较大的权力,甚至凌驾于政府、议会和法院之上,总统本人都寻求巩固并延续权力,权力结构的特点是强总统、弱议会、小政府。这与中东欧国家在苏东剧变后普遍选择多党议会民主制有所不同。

进入 21 世纪,欧亚地区国家在政体选择上逐渐分化为两种类型。第一类型国家在确立总统制后继续巩固总统权力。这些国家包括俄罗斯、白俄罗斯、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其特点是:总统处于垂直权力体系的核心,且总统本人长期执政。总统虽通过普选产生,但选举的公正性和合法性有时受到西方国家质疑。政治稳定依赖执政者的威望、能力和政绩,执政者通过干部任免转移责任和矛盾;民众的政治参与度相对较低。近年来,部分国家的政治参与度不断提升并超越制度水平,导致政治稳定出现波动,如 2020 年俄罗斯和白俄罗斯部分民众将国家的问题归咎于长期执政的总统一人并通过街头政治要求总统下台;政治决策受外部力量支配相对较小;多党制自上而下建立,议会内部政权党一党独大或者存在多个亲总统的政党;反对派较弱,政治斗争暗流涌动;主流媒体受政府控制,非政府组织较少;政权交接模式具有不确定性,如哈萨克斯坦创造了前总统退而不休的模式^①。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均为前任总统病危或离世触发政权交接,新总统上台,但政体未变。其中,阿塞拜疆政权交接模式为子承父业,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白俄罗斯三国总统之子均

^① 2019 年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主动辞去总统职务,转任议会第一大党“祖国之光”人民民主党主席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仍掌握着国家重要权力,重要人事任命仍由其决定,开创了政权交接的哈萨克斯坦模式。

获重用,未来是否选择子承父业方案尚不可知。总体来看,欧亚地区一人长期执政和权力世袭面临的压力和挑战呈上升之势。

第二类型国家的政体因权力斗争发生过一次或多次变化。这些国家包括乌克兰、摩尔多瓦、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吉尔吉斯斯坦。其特点是:权力结构较复杂。虽然上述五国目前均实行议会制,但权力安排各不相同。例如,格鲁吉亚总统的权力较大。格宪法规定,当议会在规定期限内未通过信任政府的提案时总统有权解散议会。总统也无须议会同意即可解除总理等高官的职务。2024年格总统选举方式将由全民直选改为特别委员会推选。摩尔多瓦宪法规定,议会罢免总统须满足至少1/3议员同意和全民公决这两个条件。乌克兰宪法规定,议会罢免总统须在宪法法院和最高法院审核有关总统罪证后经议会3/4议员同意。总统有权任命州长、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亚美尼亚改行议会制后总统成为礼仪性职位。2018年亚总统由全民直选改为由议会选举。吉尔吉斯斯坦宪法规定总统只能担任一届。吉议会罢免总统须经议会特别委员会作出结论、至少1/3议员提议并由多数议员通过。摩尔多瓦、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的总统仍通过全民直选方式产生;政治决策受外部力量支配相对较多;民众的政治参与度较高,街头抗议较频繁;政局稳定度较低,政权更替、政府更迭较频繁,反对派取得过政权。摩尔多瓦曾出现“无总统”和“两个总统”的情况,其他四国均发生过“颜色革命”;政党之间竞争激烈且外露,分化组合变化较多;议会内部力量格局碎片化;媒体多元化,非政府组织较多。

(二) 政治发展不同步

欧亚地区各国的政治发展不同步。例如,1993年“十月事件”后,俄罗斯通过独立后首部宪法确立总统制和议会两院制。白俄罗斯1994年通过独立后首部宪法确立总统制和议会一院制,1996年修宪议会改为两院制。经过5年制宪危机,乌克兰于1996年通过独立后首部宪法,推行总统议会制。乌克兰始终推行一院制议会,多任总统都尝试改成两院制,但均未成功。阿塞拜疆1995年通过首部宪法确立总统制。乌兹别克斯坦1992年通过首部宪法确立总统制,2002年修宪议会由一院制改为两院制。

表1 欧亚地区国家政体和政权的变化

国家	政体	总统	议会第一大党和总理产生过程
俄罗斯	总统制 (1993年至今)	鲍里斯·叶利钦(1991~1999年)、弗拉基米尔·普京(2000~2008年,2012年至今)、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2008~2012年)	2003年至今统一俄罗斯党是议会第一大党和政权党。总理由总统提名,议会批准。

(续表 1)

国家	政体	总统	议会第一大党和总理产生过程
白俄罗斯	总统制 (1994 年 至今)	亚历山大·卢卡申科 (1994 年至今)	无执政党,议会选举按选区原则。 总理由总统提名,议会批准。
哈萨克斯 坦	总统制 (1993 年 至今)	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 (1991 ~ 2019 年)、卡西 姆-若马尔特·托卡耶夫 (2019 年至今)	2007 年至今“祖国之光”党是议 会第一大党和政权党。总理由总 统提名,议会批准。
乌兹别克 斯坦	总统制 (1992 年 至今)	伊斯拉姆·卡里莫夫 (1991 ~ 2016 年)、沙夫卡 特·米尔济约耶夫(2017 年至今)	2005 年以前人民民主党是议会第 一大党;自 2005 年起自由民主党 是议会第一大党。总理由立法院 中占多数席位的政党或党团提 名。若被提名的总理候选人得到 总统批准,且在议会两院获得超 过半数议员的支持,即可当选。
塔吉 克斯坦	总统制 (1994 年 至今)	埃莫马利·拉赫蒙(1994 年至今)	2000 年至今人民民主党是议会第 一大党。总统发布总统令任命总 理并提交议会批准。
土库 曼斯坦	总统制 (1992 年 至今)	萨帕尔穆拉特·尼亚佐夫 (1991 ~ 2006 年)、 库尔班古力·别尔德穆哈 梅多夫(2007 年至今)	土库曼斯坦民主党始终是议会第 一大党。政府由总统直接领导。
阿塞 拜疆	总统制 (1995 年 至今)	盖达尔·阿利耶夫(1991 ~ 2003 年)、伊尔哈姆·阿 利耶夫(2003 年至今)	1995 年至今新阿塞拜疆党是议会 第一大党。总理由总统提名,议 会批准。
乌克兰	总统 议会制 (1996 ~ 2006 年)、 议会总统 制(2006 ~ 2010 年)、 总统议 会制(2010 ~ 2014 年)、 议会 总统制 (2014 年 至今)	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 (1991 ~ 1994 年)、列昂尼 德·库奇马(1994 ~ 2005 年)、维克托·尤先科 (2005 ~ 2010 年)、维克 多·亚努科维奇(2010 ~ 2014 年)、彼得·波罗申科 (2014 ~ 2019 年)、弗拉基 米尔·泽连斯基(2019 年 至今)	1994 ~ 2002 年乌克兰共产党是议会 第一大党,2002 ~ 2006 年“为了统一 的乌克兰”与“我们的乌克兰”联盟 是议会第一大党团,2006 ~ 2014 年 地区党是议会第一大党,2014 ~ 2019 年波罗申科联盟是议会第 一大党团,2019 年至今人民公仆党 是议会第一大党。总理由总统提 名,议会简单多数票通过。

(续表1)

国家	政体	总统	议会第一大党和总理产生过程
摩尔多瓦	半议会制 (1994~2000年)、 议会制 (2000年 至今)	米尔恰·斯涅古尔(1990~1997年)、彼得·卢钦斯基(1997~2001年)、弗拉基米尔·沃罗宁(2001~2009年)、尼古拉·蒂莫夫蒂(2012~2016年)、伊戈尔·多东(2016~2020年)、马娅·桑杜(2020年至今)	2001~2010年共产党人党是议会第一大党,2010~2019年多党联合的“融入欧洲联盟”是议会第一大党团,2019~2020年社会主义者党是议会第一大党。总理由总统提名,总理在15天内完成组阁,制定施政纲领并接受议会信任投票。
亚美尼亚	总统制 (1995~2015年)、 议会制 (2015年 至今)	列翁·捷尔-彼得罗相(1991~1998年)、罗伯特·科恰良(1998~2008年)、谢尔日·萨尔基相(2008~2018年)、阿尔缅·萨尔基相(2018年至今)	1999~2018年共和党是议会第一大党,2018~2020年帕希尼扬领导的政党联盟“我的步伐”是议会第一大党团。总理由议会多数票提名,总统任命。
格鲁吉亚	总统制 (1995~2013年)、 议会 总统制 (2013~2018年)、 议会制 (2018年 至今)	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1995~2003年)、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2004~2013年)、乔治·马尔格韦拉什维利(2013~2018年)、萨洛梅·祖拉比什维利(2018年至今)	1995~2004年格鲁吉亚公民联盟是议会第一大党,2004~2012年萨卡什维利领导的“统一民族运动”党是议会第一大党,2012年至今“格鲁吉亚梦想——民主格鲁吉亚”党是议会第一大党。总理由议会选举中获胜政党提名,经议会多数同意后由总统任命。
吉尔吉斯斯坦	总统制 (1993~2010年)、 议会制 (2010~2020年)、 总统制 (2021年 至今)	阿斯卡尔·阿卡耶夫(1991~2005年)、库尔曼别克·巴基耶夫(2005~2010年)、阿尔马兹别克·阿坦巴耶夫(2011~2017年)、索隆拜·热恩别科夫(2017~2020年)、萨德尔·扎帕罗夫(2021年至今)	2007~2010年光明道路党是议会第一大党,2010~2015年故乡党是议会第一大党,2015~2020年社会民主党是议会第一大党。总理由议会占多数议席的党团或党团联盟提名,议会批准,总统任命。

注:各国政体自通过首部宪法开始统计。总理产生过程一项指的是截至2020年各国宪法的最新相关规定。摩尔多瓦自2000年起,总统由全民选举产生改为由议会选举产生,2009~2012年因议会投票分散,总统职位空缺三年,议长代理总统,2016年总统又改为由全民选举产生。2021年4月25日亚美尼亚总理尼科尔·帕希尼扬(2019~2021年)宣布辞职。吉尔吉斯斯坦2010~2011年由萝扎·奥通巴耶娃任临时总统,2020年10月吉爆发议会选举危机,选举结果无效,索隆拜·热恩别科夫被迫辞职,萨德尔·扎帕罗夫任代总统和总理,2021年1月萨德尔·扎帕罗夫当选总统。

(三) 政权具有混合性和非均衡性

欧亚地区国家的政权混合了民主政治和专制政治的因素。在欧亚地区国家开展的民调结果显示,当地民众在评价苏联解体和本国发展状况时一般都肯定独立本身以及独立以后公民很大程度上获得了言论自由、宗教自由、选举权和出国旅行等权利,但也认为国家的发展存在很多问题。而政府官员在评价本国民主状况时一般认为本国已经建立了民主制度的基本框架,实施了民主程序,但政治实践的合法性或正当性和政治制度的效率仍存在问题。欧亚地区国家总体上在朝着民主政治的方向发展,人民的主体性不断提高,民主的制度和法制化水平持续提升,但仍然存在专制政治的一些特点,妨碍人民有效行使权力,如领导人与国家权力合二为一,领导人独享决策权或者大权在握,且不受权力监督制约,政治运作透明度低,政治对经济和司法等领域的介入较多,政党工具化以及裙带主义、官僚主义、腐败、政治迫害等。

非均衡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三权分立在相互制约方面存在缺陷,行政权在实践中常常高于司法权,存在人治高于法治的现象;另一方面是权力分配的不均衡,欧亚地区国家普遍存在权力与资本紧密结合而成的特权阶层,他们操纵政治议题设置、垄断政治决策,成为政治进程中的主导力量,而数量庞大的底层民众却在政治决策中处于被动和边缘地位。例如,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权力主要集中在总统及其亲信手中。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权力主要集中在总统家族、部族和裙带集团手中。米尔济约耶夫执政后乌兹别克斯坦的权力从前总统卡里莫夫家族的手中释出。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及其夫人的家族大权在握。乌克兰、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摩尔多瓦的权力分散在中央和地方的政客及寡头手中。在欧亚地区各国中,乌克兰的寡头对国家的影响最突出,因为他们的影响渗透到国家的各个领域,有的寡头甚至拥有私人武装力量。

(四) 政治进程相互影响

欧亚地区国家的政治进程互为镜像,相互影响。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和亚美尼亚发生的“颜色革命”呈连锁效应,不仅改变了这些国家的政治生态,也冲击了欧亚地区其他国家的政治进程。一方面鼓励其他国家的反对派通过街头政治暴力夺权,另一方面也迫使相关国家的执政者思考如何通过自上而下的权力结构调整和人事安排维护政治稳定。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在吉尔吉斯斯坦发生“郁金香革命”后就多次修宪扩大议会和政党的权力。

相对而言,俄罗斯的政治理念和政治模式在欧亚地区最具示范性。普京

总统提出的“可控民主”和“主权民主”政治理念在中亚国家和白俄罗斯很有影响。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俄罗斯“十月事件”后即着手解散最高苏维埃。亚美尼亚前总统萨尔基相曾受“梅普组合”启发试图以总理身份继续掌权,引发了“天鹅绒革命”。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2016年议会选举后多次表示有必要研究修改宪法^①,但在亚美尼亚“天鹅绒革命”后公开表示暂时不会改变现有政治体制^②。2020年白俄罗斯总统选举后国内爆发抗议活动,卢卡申科在俄罗斯的示范和鼓励下表示考虑举行全民公决修改宪法,将总统的部分权力转给政府和议会。

(五) 国家治理水平有待提升

国家治理是考察政治发展的重要向度。世界银行的全球治理指数被公认为衡量国家治理水平的权威数据,设有公众话语权与政府问责、政治稳定与杜绝暴力和恐怖主义、政府效能、监管质量、法治、控制腐败6项指标,每年评估一次。

表2 欧亚地区国家全球治理指数

指标	亚美尼亚		阿塞拜疆		格鲁吉亚		俄罗斯		白俄罗斯		乌克兰	
	1996年	2018年	1996年	2018年	1996年	2018年	1996年	2018年	1996年	2018年	1996年	2018年
政府效能	41.53	51.44	18.58	49.04	30.60	74.04	37.70	50.96	41.53	40.38	27.87	38.46
法治	37.69	48.56	13.07	29.33	11.06	63.94	24.62	20.67	24.12	19.23	22.61	24.04
总分均值	38.08	46.03	13.76	27.64	17.41	63.96	27.62	28.80	32.63	34.09	29.95	29.34
指标	摩尔多瓦		哈萨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	
	1996年	2018年	1996年	2018年	1996年	2018年	1996年	2018年	1996年	2018年	1996年	2018年
政府效能	47.54	35.58	16.94	53.33	7.65	33.65	41.53	28.85	6.01	12.02	12.02	14.42
法治	47.74	37.02	14.07	35.58	12.06	12.98	27.64	17.79	3.02	7.69	6.03	6.25
总分均值	47.85	37.37	22.33	41.31	11.24	18.88	32.29	26.70	4.68	10.57	18.24	15.37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http://info.worldbank.org/governance/wgi/Home/Reports>

① Конституцию Беларуси могут подкорректировать по "веляниям времени". 07. 10. 2016. <https://sputnik.by/politics/20161007/1025534493/konstituciyu-belarusi-mogut-podkorrektirovat-po-veleniyam-vremeni.html>

② Послание Лукашенко белорусскому народу: много об Армении и нашей Конституции. 24. 04. 2018. <https://www.kp.by/daily/26823/3860303/>; Лукашенко о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изменения Конституции: нам сейчас не до референдумов. 24. 04. 2018.

据此评估结果,与独立初期相比,欧亚地区各国治理水平确有提高,但提高的幅度不大。除格鲁吉亚外,欧亚地区国家的治理水平在世界上处于较低水平,不如多数中东欧国家,其中法治状况最糟糕,拉低了国家治理水平的总分。除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外,多数国家的政治稳定度在40分以下(总分为100分)。

二 经济特点

欧亚地区国家的经济转型与政治转型几乎同步开始。各国都把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但转型的路径和模式并不一样。独立初期,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亚美尼亚实行“休克疗法”,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实行“渐进式”改革。这与中东欧国家多数实行“休克疗法”不同。独立近30年,各国经济改革从盲目照搬西方国家经验和接受国际组织指导逐渐转向强调市场经济的建设应与本国国情相结合,所采取的路径和模式也在不断调整。区别于多数中东欧国家,欧亚地区国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更强调在市场经济中的国家干预和政府调控。

(一) 各国经济受危机影响波动幅度较大,年均增速较低,经济增长轨迹相似

欧亚地区国家经济抵御危机的能力较弱,经济发展缺乏稳定性,经济增长波动幅度较大,超过中东欧国家。以俄罗斯为例,其经济增长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991~1998年严重危机,俄经济经历了“去工业化”,丧失了大部分生产能力,1992年经济下降幅度高达14.52%;1999~2007年经济年均增长6.9%;2008~2020年经济总体低迷,期间2009年下降7.8%,次年恢复增长,2015年再次下降2.3%^①,2017年开始恢复增长,但增速不大,2019年增长1.3%,2020年下降3.1%。

欧亚地区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轨迹与俄罗斯高度相似,唯一的例外是2004~2006年阿塞拜疆GDP增速年均超过20%,主要原因是里海能源开发取得突破性进展和国际市场石油价格持续上涨。独立以来,欧亚地区国家普遍经历了五次危机:第一次是在独立初期即陷入苏联解体和制度转型

^① The World Bank, GDP Growth (Annal %) - Russian Federation,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KD.ZG?locations=RU>

带来的严重经济危机,其损害程度在历次危机中最大;第二次是 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小幅冲击,危机之后的 10 年各国经济普遍高速增长,这段时间被称为“黄金十年”;第三次是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使各国经济遭受较大挫折;第四次是 2014 年因乌克兰危机各国经济增速有不同幅度下降,之后开始缓慢回升;第五次是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各国经济再次衰退,各国不同程度存在财政紧张、外来投资相对减少和中小企业发展缓慢等问题,服务业受到较大冲击。近 30 年欧亚地区各国经济年均增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二) 多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提升有限,彼此间差距逐渐拉大

1992~2019 年除乌克兰以外的欧亚地区国家 GDP 在全球 GDP 中的占比均略有上升,12 国 GDP 总值在世界 GDP 中的占比从 2.39% 增至 2.63%。2018 年 12 国人均 GDP 均低于世界人均 GDP,12 国人均 GDP 的平均值低于中东欧国家人均 GDP 的平均值。

表 3 欧亚地区国家 GDP 和人均 GDP

国别	GDP(万亿美元)		人均 GDP(万美元)	
	1992 年	2018 年	1992 年	2018 年
俄罗斯	0.460 3	1.658 0	0.309 6	1.128 9
亚美尼亚	0.001 3	0.012 4	0.037 0	0.421 2
阿塞拜疆	0.005 0	0.046 9	0.067 6	0.472 1
格鲁吉亚	0.003 7	0.017 6	0.037 0	0.471 7
白俄罗斯	0.017 0	0.059 7	0.166 8	0.629 0
乌克兰	0.073 9	0.130 8	0.157 0	0.309 5
摩尔多瓦	0.001 8*	0.011 4	0.047 7*	0.322 7
哈萨克斯坦	0.024 9	0.179 3	0.151 5	0.981 3
乌兹别克斯坦	0.012 9	0.050 5	0.060 3	0.153 2
吉尔吉斯斯坦	0.002 3	0.008 1	0.051 3	0.128 1
塔吉克斯坦	0.001 9	0.007 5	0.034 7	0.082 7
土库曼斯坦	0.003 2	0.040 8	0.082 1	0.696 7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

注:*世界银行未公布 1992~1994 年摩尔多瓦的经济数据,此处采用的是世界银行公布的 1995 年摩尔多瓦 GDP 和人均 GDP 数据。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创立的人类发展指数主要根据各国预期寿命、教育状

况和人均收入计算得出排名,是衡量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参考指标。总体来看,欧亚地区国家人类发展指数呈上升趋势,2018年的总体水平逊于中东欧国家(0.759~0.902)。过去30年欧亚地区国家的基尼系数基本保持在0.2~0.5,国家之间、区域之间的居民收入不平衡,城市居民月收入一般为200~500美元。

表4 1990~2018年欧亚地区国家人类发展指数

年份	1990	2010	2013	2018
俄罗斯	0.734	0.721	0.780	0.824
白俄罗斯	—	0.682	0.792	0.817
哈萨克斯坦	0.690	0.685	0.764	0.817
格鲁吉亚	—	0.669	0.732	0.786
亚美尼亚	0.633	0.649	0.729	0.760
阿塞拜疆	—	0.641	0.732	0.754
乌克兰	0.705	0.671	0.732	0.750
摩尔多瓦	0.653	0.609	0.681	0.711
土库曼斯坦	—	—	0.673	0.710
乌兹别克斯坦	—	0.596	0.665	0.710
吉尔吉斯斯坦	0.618	0.594	0.636	0.674
塔吉克斯坦	0.603	0.538	0.630	0.656

资料来源: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http://hdr.undp.org/en/content/table-2-human-development-index-trends-1990%E2%80%932018

俄罗斯是欧亚地区的经济巨头,无论GDP还是人均GDP始终处于该地区首位。2019年俄罗斯GDP约合1.69万亿美元,占欧亚地区经济总量的一半以上。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1992年俄罗斯的GDP是吉尔吉斯斯坦GDP的122倍,2018年增至165倍^①。

(三) 经济结构原料化,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处于中低端位置

从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模式看,欧亚地区国家普遍属于原料型经济体,经济结构较单一,资源出口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对国际大宗商品市场行情敏感,对外依存度较高。这与中东欧国家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外资和内需不

^① The World Bank, GDP, PPP (Current International \$) - Kyrgyz Republic, Russian Federation,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PP.CD?locations=KG-RU

同。尽管欧亚地区各国都提出过经济结构改革的目标,能源富足型国家还建立了主权财富基金,以促进非资源产业发展,减少对自然资源的依赖,但在实践中步履艰难,经济对能源和原材料的依赖逐渐固化,经济增长主要源于能源和原材料的出口,而不是科技水平的提高。近20年俄罗斯的研发投入年均均在200亿美元左右,与世界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欧亚地区其他国家科技投入的情况同样堪忧。2019年国际劳工组织对188个国家和地区的劳动生产率排名中,哈萨克斯坦在欧亚地区国家中水平最高,处于第52位,吉尔吉斯斯坦最低,处于第152位^①。各国处于工业化不同阶段,轻重工业发展失衡,轻工业产值在制造业总产值中比重较低,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金融体系不发达,对制造业投资较少,实体经济效率较低,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处于中低端位置。2017年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轻工业总产值占成员国GDP的0.6%,占成员国加工工业总值的1.4%^②。

欧亚地区国家按照能源状况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油气资源富足型经济体,经济与国际市场油气价格密切相关。其中,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阿塞拜疆的油气出口在各自经济中均占主导地位。俄罗斯是世界主要油气生产国和出口国,能源收入约占国家财政收入的40%,其经济高度依赖国际市场能源价格。近20年俄罗斯财政收入的变化、经济增速和外汇储备与国际原油价格走势基本一致。土库曼斯坦天然气探明可采储量居世界第4位,其矿产(主要是天然气)出口占出口总额的91%。哈萨克斯坦的能源产品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70.1%,专家认为,国际市场油价每桶低于35美元时,哈萨克斯坦的财政和国家基金收入将减少2/3^③。乌兹别克斯坦的油气资源主要满足国内消费,天然气有少量出口。

第二类是油气资源不足型经济体,其经济受到油气供给国经济形势、油气价格、大宗商品价格、侨汇和国际援助等因素影响。其中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亚美尼亚和摩尔多瓦所需油气资源严重依赖进口,且进口来源国主要是俄罗斯。乌克兰国内天然气消费的50%和石油消

① Statistics on Labour Productivity, <https://ilostat.ilo.org/topics/labour-productivity/>

② Т. В. Воронина, Г. Н. Ишкеева. Состояние легк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стран ЕАЭС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развития евразийских цепочек добавленной стоимости // Вестник Алта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экономики и права. 2018. № 8. С. 51 – 61; <https://www.vaael.ru/ru/article/view?id=200>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哈萨克斯坦面临的三大挑战》,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e/202003/20200302949079.shtml>

费的90%依赖进口,主要从欧洲反向进口俄罗斯的能源。矿产品和农产品的出口对于油气资源不足型经济体非常重要,如黄金出口额约占吉尔吉斯斯坦出口总额的42%,黄金等矿物产品出口额约占塔吉克斯坦出口总额的40%,石油、石油产品和钾肥等矿产品出口额约占白俄罗斯出口总额的1/4^①,农产品出口额约占乌克兰出口总额的39%。从经济发展效果看,油气资源富足型国家的经济状况普遍好于油气资源不足型国家。未来,随着国际能源格局的深刻变化,特别是美国页岩油气产业的发展推动能源供给结构转型以及越来越多国家设立碳中和目标推动清洁能源在供应和消费中份额的提升,欧亚地区油气资源富足型国家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将继续受到削弱。

(四) 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多元化并行发展,融入世界经济的程度不高

欧亚地区各国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历经波折,最终統合在欧亚经济联盟^②和欧盟两个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框架内发展。欧亚经济联盟是俄罗斯主导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政治性突出,经济一体化水平不如欧盟和东盟,欧亚经济联盟的前景取决于俄罗斯为其他成员国输送利益的能力。相对而言,欧亚经济联盟在海关政策协调方面取得的进展最为显著,其次是建立共同的药品、医用产品市场和服务市场,在金融政策协调、机制建设、组织扩员和对外合作方面也有所发展。与中东欧国家加入欧元区形成对比的是,欧亚地区国家彼此之间主要使用美元交易。虽然欧亚地区国家无一加入欧盟,但欧盟依托其合作机制,不仅逐步加强与部分欧亚地区国家^③的经济联系,而且使它们在经济制度、政策和标准等方面不断向欧盟靠拢。

欧亚地区各国均推行经济多元化战略,除了与欧盟,还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发展经济合作。尽管俄罗斯仍是多数欧亚地区国家的主要经贸伙伴(特别是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但它在这些国家的投资和外贸中的占比总体上呈下降趋势,而欧盟、中国等组织和国家的占比则呈上升趋势。欧亚地区国家在独立后即着手融入世界金融体系,很快就加入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

^① 白俄罗斯以优惠价格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向其他国家转口石油和石油制品。

^② 欧亚经济联盟自2015年1月1日开始运行,目标是实现商品、资本、劳动力和服务在联盟内自由流动,建立共同市场。成员国包括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亚美尼亚,摩尔多瓦和乌兹别克斯坦是观察员国。

^③ 欧盟与乌克兰、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和联系国协定,与哈萨克斯坦签署了《扩大伙伴关系与合作协定》。欧盟还计划与其他中亚国家签署《扩大伙伴关系与合作协定》。

基金组织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相比之下,它们融入世界贸易体系则顾虑较多,进程漫长而多舛。截至2020年年底,吉尔吉斯斯坦、格鲁吉亚、摩尔多瓦、亚美尼亚、乌克兰、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已陆续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国,乌兹别克斯坦、白俄罗斯和土库曼斯坦已相继成为观察员国,阿塞拜疆仍处于谈判进程中。

从2019年欧亚地区各国出口商品和服务贸易额占GDP的比重看,白俄罗斯、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乌克兰经济对外依存度较高,其他国家则较低^①。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阿塞拜疆的对外贸易近年来保持顺差,其他国家则均为逆差。从各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和外资企业的数量看,欧亚地区国家融入世界经济的程度十分有限,与亚太地区产业链和欧洲产业链的融合度也不高。以俄罗斯为例,2019年共吸引外资319.75亿美元,人均吸引外资仅219美元。而同年,波兰人均吸引外资约为421美元^②。从2019年各国吸引外资占GDP比重看,欧亚地区国家对外资的依赖度高于世界平均水平^③。

(五) 人口变化和劳动力移民对经济影响较大

欧亚地区国家的人口发展呈现两极化趋势。一类国家呈现人口下降趋势,如乌克兰、俄罗斯、格鲁吉亚、白俄罗斯、亚美尼亚和摩尔多瓦。与独立初期相比,乌克兰人口已减少约1000万,俄罗斯人口减少400多万,格鲁吉亚人口减少100多万,白俄罗斯和亚美尼亚人口各减少几十万,摩尔多瓦人口减少十几万。出生率低于死亡率以及经济社会状况恶化是导致人口下降的重要原因。普京在2020年1月15日发表的国情咨文中强调人口的重要性,称出生率下降是当前俄罗斯面临的主要问题。社会劳动力储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给俄罗斯社会保障体系和经济带来严峻挑战,而给予多子女家庭补贴的政策则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

另一类国家人口增长较快,如中亚五国和阿塞拜疆的人口比独立初期均增长了几百万。2020年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摩尔多瓦的人口 median 分别为39.6岁、41.2岁、40.3岁和37.6岁,而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的人口 median 分别为35.4岁、32.3岁和32.5岁,中亚国家的人口 median 则为27.6

^① 世界银行,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E.EXP.GNFS.ZS?view=chart>

^② 世界银行,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BX.KLT.DINV.CD.WD?view=chart>; <https://data.worldbank.org/country/russian-federation>; <https://data.worldbank.org/country/poland>

^③ 世界银行,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BX.KLT.DINV.WD.GD.ZS?view=chart>

岁^①。人口增长过快带来的问题是就业、居住、教育和医疗的压力大幅增加。

与劳动力要素相关,劳动力移民是影响欧亚地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俄罗斯是世界主要的侨汇来源国,集中了欧亚地区 11 个国家的劳动力移民。2019 年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外来移民共 70.12 万,其中来自欧亚地区 11 个国家的移民占 89.12%^②。在俄移民的实际数量远不止官方登记数据。移民主要分布在建筑、能源、零售、制造加工、运输和农业等领域,工资一般低于俄罗斯公民,收入基本寄回本国。普京在 2020 年瓦尔代会议上称,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各有 200 万人在俄罗斯工作生活,每年各自向国内寄回数十亿美元^③。据俄罗斯中央银行统计,2019 年从俄罗斯流向乌兹别克斯坦的汇款额为 30 亿美元,塔吉克斯坦为 6.99 亿美元,亚美尼亚为 6.276 亿美元,吉尔吉斯斯坦为 6.12 亿美元^④。外来劳动力移民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俄罗斯国内劳动力紧张的状况,但也增加了社会治理的难度。侨汇收入是输出劳动力国家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有的甚至占本国 GDP 的 1/4 ~ 1/3。侨汇收入主要用于家庭消费而非生产目的。

(六) 可持续市场经济水平提升有限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公布的 2019 ~ 2020 年转型报告通过考察竞争力、善治、绿色发展、包容性、弹性和一体化 6 项指标评价转型国家的可持续市场经济水平,认为欧亚地区国家的市场经济水平(3.63 ~ 5.85 分)与独立初期相比有显著提升,但逊于中东欧国家(4 ~ 8 分)。市场经济水平由高到低依次为俄罗斯、亚美尼亚、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乌克兰、阿塞拜疆、摩尔多瓦、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就单项评分而言,俄罗斯经济的竞争力、包容性和弹性最高,格鲁吉亚的善治和一体化水平最高,白俄罗斯的绿色发展水平最高^⑤。

①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9 年世界人口展望》, <https://population.un.org/wpp/Download/Standard/Population/>

② 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 <https://rosstat.gov.ru/folder/12781>

③ 赵华胜:《中俄的确是国际稳定的重要因素——瓦尔代 2020 年会侧记》,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中国论坛,2020 年 10 月 27 日。

④ Объем денежных переводов из России за границу упал из-за пандемии. 07 апр. 2020 г. <https://www.rbc.ru/finances/07/04/2020/5e8b56bc9a79470ebf56ff1a>

⑤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Transition Report 2019 - 20: Better Governance, Better Economies, p. 112, <https://www.ebrd.com/news/publications/transition-report/transition-report-201920-better-governance-better-economies.html>

三 影响因素

欧亚地区国家政治经济特点的成因非常复杂,涉及历史、文化、社会、精英、外部环境和地理气候等方面。

(一) 历史因素

历史因素是政治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对于一国的政治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方向具有约束作用。欧亚地区国家的政治经济转型缺乏先天优势,却背负了很重的历史包袱。

首先,欧亚地区国家的优先任务是立国。多数中东欧国家早在一战后即获得独立,二战后才开始实行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因此,剧变后无须先立国再转制,而且它们较早就对制度转型做了一定准备。而多数欧亚地区国家先是处于俄国的专制统治下,之后作为加盟共和国处在苏联集权政治和计划经济制度的管理下长达70年,没有建立过现代国家。苏联解体具有偶然性和突发性,迫使欧亚地区国家同时面临立国、转型和发展等多重任务,更谈不上国家治理现代化。它们鲜有机会和条件在一步步完成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后逐步发展公民权利并加以制度化。立国是转型的前提,没有国家也就没有国家的制度转型。而宗教极端主义、分离主义、民族矛盾和领土纠纷等历史遗留问题导致立国进程异常艰辛。例如,塔吉克斯坦的内战、俄罗斯的两次车臣战争、格鲁吉亚与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的矛盾、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的纳卡冲突、中亚国家之间的边界纠纷以及乌克兰西部与东部及南部在历史文化和政治诉求上的差异等都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阻碍了各国的国家构建和经济社会的发展,甚至使国家陷入危机或者准危机状态,增加了制度转型的难度,也拖累了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效率。此外,当转型与立国同时进行或者先于立国时,前者有时对后者形成解构作用。因为转型一方面带来社会思想的多元化,增加了形成民族国家认同的难度,另一方面制度的激烈变迁也容易激化政治力量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在法制观念和执法能力较弱的情况下民主可能成为政治势力非法夺取资源和权力的借口,阻碍公平竞争机制的形成,加剧贫困、腐败和社会失序。

其次,苏联遗产和苏联解体对欧亚地区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起到负面作用。政治方面,它们独立后很大程度上继承了苏联高度集权的官僚体系、思维观念和行为习惯,对民主制度和现代国家治理比较陌生,也缺乏相应的经验,各国普遍按照惯性依靠强大的行政系统进行治理,苏联时期的个人崇拜

和人治主义、政治斗争中“赢者通吃”、任人唯亲和腐败问题难以根除,政党制长期羸弱。经济方面,它们独立后接手的是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统一经济空间破碎后相对单一的经济结构、区别于国际通行标准的苏联标准。它们没有经历过市场化改革,也失去了苏联时期的国际市场,在缺乏资金、技术和人才的情况下很难推行经济结构改革和经济多元化,导致经济增长轨迹彼此相似、经济结构的原料化特征日益显著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曲折。

最后,共同的历史以及紧密的政治、经济和人文联系使得欧亚地区国家的政治经济进程相互影响。由于苏联解体前俄罗斯多数政治力量对于必须进行自由化和向市场经济过渡已经达成共识,且俄罗斯作为苏联的继承国拥有一定治国经验,经济实力较强,因此,俄罗斯的转型具有较多的先导性、自发性和自主性。欧亚地区其他国家的实力与俄罗斯存在巨大差距,与俄罗斯的密切联系导致这些国家在转型和发展方面不同程度上受到俄罗斯的影响,或主动、或被动、或效仿、或跟随俄罗斯的一些做法。

(二)文化因素

欧亚地区国家政体的混合性是其传统政治文化与西方政治制度的理念和形式交融的结果。一方面,它们崇拜西方的政治制度,政府需要用西方民主制度的形式讨好选民,满足民众参与政治的愿望;另一方面,专制主义、集体主义、保守主义、顺从君主、依靠国家(或部族)的东方集权传统政治文化深刻影响着它们的政治心理和政治实践,导致它们总是在自由与威权之间摇摆。纳扎尔巴耶夫提出:“哈萨克斯坦的民主化既要符合西方国家民主的传统和原则及东南亚主导国家的经验,也要符合我们多民族和多宗教信仰人民的传统。”^①在欧亚地区国家中,总统制下的总统争相追求权力长久或世袭,议会制下的总统追求扩大权力甚至掌控政府和议会。执政者频繁使用全民公投的方式修改宪法巩固自身的权力,因为全民公投看上去很民主,而且他们对投票结果的掌控要比在权力机构内部战胜对手更容易。

而各国政体的多样化与政治发展的不同步性除了与政治斗争有关外,部分源于传统政治文化的差异。受东西方文化的影响,俄罗斯政治文化表现出鲜明的矛盾性: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国家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君主专制与自由主义、民主主义,虔诚的宗教信仰与无神论思想等。这种独特而又矛盾的政治文化在三个方面深刻影响俄罗斯的政治发展道路:政治模式和国家制

^① 《哈萨克斯坦 2005 年国情咨文》, <http://kz.mofcom.gov.cn/aarticle/ztdy/200503/20050300023649.html> 2005-03-07

度,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关系,政治变革的方式^①。乌克兰的政治文化中有精英主义、崇尚自由、好斗和寻求外部庇护等特征,精英热衷于追求个人自由和利益,不愿意屈从于某位强权人物,偏好求援外部获取内政合法性,导致其频繁“革命”和更换政体。白俄罗斯政治文化具有保守、和平和包容的特征,民众可以较长时间接受家长式的统治,且不倾向于采取暴力方式改变,这是卢卡申科长期执政并坚持总统制的重要原因之一。伊斯兰教是影响中亚国家和阿塞拜疆政治经济的重要因素。塔吉克斯坦和阿塞拜疆的宗教政党一度暴力对抗政府。除了宗教,部族文化也是影响中亚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哈萨克斯坦,一个人是来自大玉兹、中玉兹还是小玉兹,或者具体是来自乌孙、乃蛮还是其他部落,是人们相互识别身份和界定亲疏远近的参考指标之一。在土库曼斯坦,处于政权核心圈的始终是来自阿哈尔帖克部落的人。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精英主要依托所在的氏族和部落开展政治斗争,街头抗议经常升级为暴力冲突。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国内的政治集团主要按照地域原则进行区分。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利用古老的马哈拉^②实施基层行政管理。

(三) 社会因素

苏联解体、建国和制度转型促使欧亚地区国家的社会结构、社会观念和行为模式发生剧烈的变化,其结果反过来又导致转型与发展进程的复杂化。一方面,转型导致社会重新分层和贫富两极分化,大规模的私有化改革催生出少数新贵阶层,大量人口因失业等原因陷入贫困,有的不得不出国务工,由此引发国内市场萎缩、城市化放缓、基础设施荒废和离婚率上升等经济社会问题,而社会不平等程度加深则为爆发社会冲突埋下种子;另一方面,人口的代际更替带来价值观和行为模式的分化与冲突,苏联时期出生的一代人求稳心理较重,顾忌激进的变革可能对社会产生损害,而苏联解体后出生的一代人则更多地受到西方价值观的影响,看重个人自由,主张积极采取行动改变现状,他们强调民族的独立性,倾向于与西方国家加强合作。俄罗斯学者认为,当前俄罗斯民众形成了支持当前政治体制的忠诚派、反对修改宪法并支

^① 马凤书、吴昊:《传统政治文化与俄罗斯政治发展道路选择》,《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② 马哈拉(Mahalla)是乌兹别克斯坦传统的基层社会自治组织,历史悠久。苏联时期,马哈拉的社会作用受到极大抑制。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后,政府把马哈拉纳入政府管理体系,通过立法规范其组织架构,完善其功能,提升其社会地位。马哈拉的主要功能是协助政府宣传政策、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国家安全、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提供援助、调解家庭矛盾和邻里纠纷和组织社区经济文化活动等。

持政府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传统派以及支持改变现状、主张亲西方政策的自由派^①。社会观念的分化将对俄罗斯的转型与发展产生持续深远的影响。

(四) 精英因素

美国学者布莱克认为,政治现代化的中心问题是社会从墨守传统体制的政治领导向赞成彻底现代化的政治领导的转化^②。欧亚地区国家的转型是自上而下启动的,政商精英(尤其是国家领导人)对转型的认知和态度、自身的利益诉求以及在转型中的利益博弈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转型的方向和进程,甚至为本国的政治经济活动附加个人色彩。例如,普京接替叶利钦执政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俄罗斯的发展状态和发展方向。米尔济约耶夫担任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后推行经济自由化政策,国家面貌焕然一新。在国家制度建设较弱、制度效率较低的情况下,人和人际关系在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就会更加突出,其在欧亚地区国家的表现是,执政者在组建团队时尤其看重忠诚度,一般都优先任命亲友和熟人,并形成庇护关系。而精英的能力和精英结构的变化也影响国家政体的选择和政权的稳定。精英能否承担国家发展的责任、精英之间是否达成牺牲民众利益的交易、精英是否与外部势力勾结,这些都会影响国家的走向。例如,库奇马执政时期乌克兰出现了一批寡头,尤先科执政时期与季莫申科的内斗使改革难以推行。盖达尔·阿利耶夫极高的个人威望为其子伊尔哈姆·阿利耶夫顺利接班并长期执政提供了有力支撑。阿卡耶夫、巴基耶夫、热恩别科夫和亚努科维奇在政权危机出现时选择退让,普京、卢卡申科和卡里莫夫则选择坚守并强势回击,国家领导人不同的应对方式导致的结果截然不同。

(五) 外部环境

外部环境至少从三个方面影响欧亚地区国家的政治经济:第一,以市场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为特征的全球化框定了它们转型的初始方向并对转型起到推动作用。国际金融机构对它们的转型施加了有效的影响。为了获得贷款,欧亚地区国家在转型方案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的部分建议和局部控制。第二,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不仅导致欧亚地区国家在地缘政治取向上逐渐分化,也推动了各国政治经济

^① Денис Волков, Андрей Колесников, Алексей Левинсон. Альтернативы для России: каким видят будущее страны сторонники и противники перемен. <https://carnegie.ru/2020/11/09/ru-pub-83153>

^② 聂平平、武建强主编:《政治学导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44页。

模式的多样化。为了取得地缘政治竞争的胜利,一些西方国家把现代化等同于西化,把民主等同于西式民主,给欧亚地区国家贴上“民主”或“专制”的标签,对不听话的政府进行丑化、施压、制裁和有条件援助,扶植反对派,资助街头政治,分化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影响它们的政局和政策走向,通过市场壁垒和技术标准差异阻碍它们融入世界经济的进程。第三,周边邻国对欧亚地区国家政治经济产生重要影响。例如,波兰和立陶宛推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去俄罗斯化”;罗马尼亚支持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化”;土耳其支持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对抗;来自阿富汗的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毒品走私等问题威胁着中亚国家的安全与发展。

关于外部力量对转型与发展的影响,欧亚地区国家与中东欧国家具有显著区别:

第一,欧亚地区多数国家对俄罗斯的依赖度高于中东欧国家对俄罗斯的依赖度。俄罗斯在欧亚地区的影响根深蒂固。基于传统地缘政治思维把欧亚地区看作特殊利益区,俄罗斯不容许欧亚地区其他国家加入欧盟和北约,也不容许其他大国扩大在该地区的影响。俄罗斯的影响力差异以及各国针对俄罗斯的不同立场导致欧亚地区国家形成不同的阵营。集体安全条约组织^①和欧亚经济联盟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亲俄阵营,这两个组织之外的土库曼斯坦倾向于中立,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则相对反俄。俄罗斯对亲俄国家施加恩惠较多,对反俄国家则进行打压。摩尔多瓦的“德左”问题、格鲁吉亚的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问题、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和顿巴斯问题都与俄罗斯因素有关。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选举前,候选人争先恐后访问莫斯科,因为俄罗斯的立场是候选人能否胜选的关键因素。卢卡申科凭借俄罗斯的支持缓解了2020年政治危机。

第二,欧盟不是欧亚地区国家转型和发展的支柱。欧盟和北约把欧亚地区其他国家置于对俄政策的框架内,对于是否允许这些国家未来加入联盟没有作出明确的承诺,给予的援助和投资也远不及对中东欧国家,而且,欧盟的政策指向和具体行动因为服务于地缘政治、经济、安全和能源利益等目标削弱了其对欧亚地区国家转型的导向、驱动和约束作用。欧亚地区国家与欧盟的关系存在差异,对其转型和发展的影响也不一样。例如,乌克兰、摩尔多瓦、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因为与欧洲的历史联系更密切,在独立伊始就提出

^① 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是俄罗斯在独联体范围内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重要力量,成员包括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

融入欧洲的目标,在转型过程中充分利用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主动靠近欧盟的标准。俄罗斯与欧盟的关系波折不断,其融入欧洲的计划因乌克兰危机受挫而提出“向东看”和大欧亚伙伴关系倡议。

(六) 地理、气候等因素

欧亚地区国家处于欧洲和亚洲两大经济圈之间,自古以来就是欧亚之间商贸物流的通道,这使得它们除了发展彼此之间的经济联系外,还积极与亚洲和欧洲发展经济合作。“与东欧国家相比,俄罗斯作为远离欧洲发达国家的大国无法充分享受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也无法像东欧国家那样受惠于欧盟的资金、技术和制度,因而所有的问题只能通过自身的努力加以解决”^①。中亚国家地处内陆,气候干旱,水资源分配不均,这些因素制约了当地现代化工业和农业的发展。

结 论

过去 30 年欧亚地区国家形成的政治经济特点具有较强的韧性,短期内很难改变,因为这与它们的历史、文化、社会、精英、外部环境及地理气候等因素有关。它们基本完成了民族国家构建的任务,在世界上站稳了脚跟。当下它们的制度转型进入调适和完善的阶段,核心任务是国家发展和治理。与独立初期相比,欧亚地区国家的政治经济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很多指标逊于中东欧国家。欧亚地区国家的政治经济既有相似性,也有显著的差异性,发展道路呈现多样化的趋势。它们没有形成区域整合力,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影响与苏联相差巨大。苏联解体给欧亚地区国家带来了独立的历史机遇,但随后照搬西方国家的经验和激烈的制度变迁也让它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对于底层民众来说后果尤其残酷。实际上,制度转型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国家的良性发展和民众的福祉能否得到充分的保障则更为重要。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归根结底是实现民众福祉的手段,转型的每一步都需要考虑本国的国情、历史经验以及民众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因此,欧亚地区国家宜稳妥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尽可能降低社会成本。欧亚地区国家下一步的发展重点应当放在促进国家安定、社会有序、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改善民生方面。

(责任编辑:李丹琳)

^① 程伟、冯舜华、徐坡岭等:《经济全球化与经济转轨互动研究》,中国商务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32 ~ 333 页。